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

2014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散文卷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朱灿《听椅子慢慢坏掉》

【东北师范大学】刘娜《百年无废纸》

【河北省燕山大学】张子凡《写在二十岁》

【苏州大学】缪君妍《被埋葬的老家》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朱磊《绣梦》

【西北工业大学】许晨舟《风语》

【天津商业大学】毛彦明《那些在我生命里定格的背影》

【厦门大学】杨舒涵《大地之眼》

【首都师范大学】木车《风筝》

2014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散文卷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选编 冰峰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4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散文卷 / 冰峰主编;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选编.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2

ISBN 978-7-5407-7482-0

I. ①2… II. ①冰… ②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2475 号

2014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排行榜·散文卷

选 编 中国高校文学作品征集评审委员会

主 编 冰 峰

责任编辑 庞俭克 申 晶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hs@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98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7482-0

定 价 29.8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第五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作品

征集、评奖、出版活动

总策划 赵 智 李镇西

策 划 金 岩 庞俭克 张清华 谭五昌

组织委员会

主 任 赵 智 李镇西

副主任 李献平 金 岩 王慧萍 魏占元 庞俭克

成 员 陈亚美 谭五昌 臧 棣 陆 健 蒋守法 刘 鑫

魏丽峰 张大群 彭 莎 刘 颖 安 琪 梁 翔

赵俊义 赵文轩 刘不伟 陈 龙

评审委员会

小说评委

- 葛笑政 作家出版社社长
邱华栋 《人民文学》副主编
顾建平 《长篇小说选刊》主编
梁 梁 解放军出版社原政治部主任
宁 肯 《十月》杂志社副主编
霍俊明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研究员
王子君 中国方正出版社文史哲部主任助理

散文评委

- 梁鸿鹰 《文艺报》总编辑
宁小龄 《人民文学》副主编
冯秋子 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副主任
杨晓升 《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
庞俭克 漓江出版社副总编
陆 健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洪 烛 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

诗歌评委

- 商 震 《诗刊》常务副主编
叶延滨 《诗刊》原主编、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吴思敬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林 莽 《诗刊》编委、《诗探索》作品卷主编
侯 马 中国公安文联诗歌诗词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局长
周庆荣 《星星》散文诗刊名誉主编、《大诗歌》主编
安 琪 作家网总编室主任

纯洁而干净的文学奖（代序）

冰 峰

早上打开电脑，360 新闻推送的“500 万串‘美容烤串’流入市场”的标题出现在电脑桌面，点开一看，内容如下：

以碎鸡肉充当里脊肉，有了增味剂、染料等“神器”的加持，一场食物“整容手术”大功告成，随后，这些华丽转身的劣质肉被人工串成烤串进行冷冻，迅速流入冷库和烧烤摊……

在这条新闻之后，又出现了另一条新闻：

从四川大学教授、“争议诗人”周啸天开始，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便接连陷入“跑奖”、“评委徇私”的疑云，还饱受“精英文化”、“评审机制欠妥”的议论。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在公布之初便在获奖作品质量等方面招致争议……

两条新闻，被先后推出，让人顿感痛心。造假、跑奖，如出一辙，是国人之悲哀。那么，是何原因让人放弃基本的诚信底线，去造假、去跑奖？说透了就是一个“利”字。碎鸡肉不值钱，如果摇身变成“美容烤串”就值钱了。作家的稿费低廉，如能获奖，除了自身的奖金外，还有省市县各级奖励，所获名利之丰厚十分可观。

可见，乱象之乱源于利益的驱动，而利益是人类欲望的催化剂。如何让人的欲望有所节制，难之又难。就鲁迅文学奖评奖程序而言，被诟病也是在所难免。鲁迅文学奖的参评作品，都是署名的、发表过的，作者名字无法隐藏或遮盖。评委又是文学圈子里的人，对每位作家又“熟悉”。即使没有行



贿重礼，但平时的交情和对作者或友善或憎恶的评价不可能不放在评委的天平上，这些额外的分量能不让公正的天平失衡吗？

其次，我们评价一个人，总是“全面地”看，一方面的成功，往往会被误读为“这个人做什么都行”。官当得好，文章应该也写得好……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应该写得好。反之亦然。如此推断，或如此戴着有色眼镜看作品，有失偏颇就成为必然。翻阅历届获奖名单，可见多数获奖者在作家群中身份显赫，这说明了什么？

如此看来，鲁迅文学奖之评奖与其说是在评作品，还不如说是在评作者。

文学是圣洁的，是引领人类思想的灯盏。作家也应该是风清气正、甘于寂寞的。如果文学评奖与金钱、名誉等为伍，被屡屡诟病，让潜规则、黑幕迭出，这是文学的悲哀。而“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呈现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致。

学生相对单纯而干净，所写作品几乎都是处女作，是人生第一次交出的文学答卷。可以想见，作者的心情是激动的，情绪是忐忑不安和诚惶诚恐的，何谈跑奖之不齿念头？再者说，学生仅仅是校园里的书生，还未走入社会，也很难与评委老师搭上关系。至于跑奖的经费，那就更无从谈起了。

再就评奖程序而言，高校征文评选程序是：作品由中文系学生筛选，文学编辑初选后，隐去姓名、编号，最后经终审评委投票评出奖次。从评奖程序来看，终审评委看到的仅仅是作品文本，根本看不到文本之外的任何信息，加之学生的作品大多未曾发表，评委根本无法获知作者任何有效信息，为人情而投票之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另外，为了让参赛学生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我们又将评奖过程制作成视频专题，通过作家网公开播放。这样，每位参赛入围同学不仅得到了一流作家、编辑对自己作品的把脉和指导，同时也找到了自己作品的病灶和不足，看清了自己作品的优点，其受益是多方面的。

当然，视频专题同样也展示了评委严谨的评审态度。看了评奖视频就会知道，评委是如何各抒己见、唇枪舌剑来评审作品的。因为评委们不知道作者是谁，只对文本说话，只说自己想说的话，没有任何顾忌。可以说，整个评奖过程，就是评委们文学观点的论辩过程。

因此说，“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的奖，是一个公正、有分量的奖。绝对没有任何水分，没有任何掺假之处。

纵观当今之文坛，奖项林立，旗号纷繁，而仔细看去，这些文学奖项，关注的是已经成名或即将成名的作家。至于躲在校园萌发文学清梦的学生，则与这些奖项毫无瓜葛，距之有十万八千里之遥。

“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是专门为那些还未走进文学队列，在文学岸边眺望文学灯塔的大学生准备的，前面驶来的是一艘艘梦想的帆船……或许，若干年后，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就是今日伫立岸边沉思的某一位富有文学天赋的同学。就是因为有了今天投稿参赛的机缘，他才扬帆启航，走上了文学之路。

人生的第一次是珍贵的，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写作，第一次投稿……第一次获奖，这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闪光的东西。让我们共同珍惜这一切，也希望更多同学走进文学的队列，把第一次圣洁的回忆留下来。

文学的桂冠上虽然落上一些“跑奖”的尘埃，但拂去灰尘，文学依然是干净和纯洁的。我相信，只要我们携手努力，扫去灰尘，文学的纯洁与干净就一定会洗亮我们的生活。

2015年1月15日于北京

目 录

纯洁而干净的文学奖（代序）	冰 峰/1
听椅子慢慢坏掉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朱 灿/1
百年无废纸	东北师范大学·刘 娜/6
写在二十岁	河北省燕山大学·张子凡/9
被埋葬的老家	苏州大学·缪君妍/12
绣 梦	南京视觉艺术职业学院·朱 磊/17
风 语	西北工业大学·许晨舟/24
那些在我生命里定格的背影（外三篇）	天津商业大学·毛彦明/27
大地之眼	厦门大学·杨舒涵/39
风 箏	首都师范大学·木 车/42
踩“果子”	山东农业大学·章志成/46
你是梦中少年郎	长沙理工大学·盛家豪/51
路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张 孟/56
素 描	
——阳光、小镇及其他	南开大学·文 爽/61
少年心事	南昌航空大学·念 荷/64
在岛屿之间	厦门大学·陆俊文/68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	湖南文理学院·资若铭/71
杏树下	北京师范大学·谷鸿洁/75



- 闲话两都 西北大学·闫赵玉/79
- 雪夜赋山茶 中央财经大学·汪冲/81
- 故乡旧事 中国计量学院·童言/92
- 同一片天,不同的年 山西师范大学·馨迹/96
- 村庄的追逐 西南科技大学·余进波/99
- 走到上帝面前去 河北省燕山大学·王素娟/104
- 行走杭州,印迹榕城 福建江夏学院·刘世昌/107
- 权倾天下 几世沉浮 (外一篇)
- 我心中的张学良 河南省南阳师范学院·贾寒蕻/110
- 风雨白洋淀 香港浸会大学·赵皓阳/116
- 家 郑州大学·韩江雪/121
- 逃离一座城 中山大学·黄宇/125
- 村庄在时光中老去 华南师范大学·任艳苓/129
- 外公的渡口 贵州省凯里学院·麦穗/138
- 墓志铭 西北政法大学·刘家吉/140
- 山水之间 四川省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徐凡/145
- 最熟悉的陌生人 清华大学·韩雨/148
- 外婆家的松香味 贵州师范大学·苏明强/151
- 极光之后,你我是否依旧 南京审计学校·刘斐雯/153
- 走出大山 武汉大学·夏厚文/156
- 小路 湖南省怀化学院·方肖霞/160
- 最后的村庄 西北民族大学·范宇/163
- 我遇见我 天津科技大学·王炼/172
- 十月的玉米地 武汉大学·许仁浩/176
- 西关记忆 华南农业大学·陈弘毅/179
- 最忆辣滋味 海南师范大学·鲁静/182
- 久久的乡俗,深深的乡根 西北大学现代学院·王闷闷/186
- 带着时间去流浪 河南省信阳师范学院·笑唐寅/191
- 李白从未老去,杜甫未曾年轻 郑州大学·王琦/196
- 吃西瓜 湖南女子学院·张佳羽/200
- 敦煌遗梦 南京审计学校·苏楠/203
- 红尘摆渡人 重庆师范大学·许华锋/205
- 闽南夏日印象 福建省闽南师范大学·韩晓敏/207

花草里做春梦	浙江师范大学 · 钟芝红/209
从此昆明只有冬夏（外一篇）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 张丽师/212
细风打春	西安科技大学 · 李婷婷/216
洋场里的爱情	中国海洋大学 · 谢 俊/219
走散在时光里	陕西科技大学 · 汪 洋/224
吉州窑，赣江岸边的“金字塔”	重庆大学 · 彭小年/226
物是人非的景色里，我最喜欢你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 蓝婷婷/229
梅落南山	北京工业大学 · 何若秋/232
艾叶青青	江西师范大学 · 樊新苗/235
归去来	
——写给稼轩，金戈铁马的柔情	四川农业大学 · 梁雅茜/237
时间的重量	长沙理工大学 · 王 珊/239
浮船飘摇	武汉大学 · 周安馨/241
寄存梦呓的地方	广东理工学院 · 余炜诗/243
牵着岁月走	广东省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 马允岐/245
行走的生命	兰州大学 · 陈佳宁/248
老 屋	武汉大学 · 韩文昕/251
你是我的桃花源	温州大学 · 卢晓青/258
大洋彼岸，那座雨城	中国计量学院 · 董玲豪/262
山水神秀天台山	浙江省宁波大红鹰学院 · 赵志刚/265
 附录一：第五届“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文学作品 征集、评奖、出版活动 · 获奖名单	 /271
附录二：散文卷评委签名	/277

听椅子慢慢坏掉

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朱 灿

又听见椅子发出“吱呀”声，是后半夜了，忘了是第几个后半夜，或许，那些我没来得及醒过来的晚上，它也在发声，抢不过鸡鸣狗叫，只是独自地用整个身躯发声。声音有时是干燥的，有时是湿淋淋的，像人。

听着它独自在角落发出“吱呀”声，我没敢开灯，或许它也听到了深夜里人的呼吸声，感觉到了有人在观察聆听些什么，它在用整个身体无奈地叫了几声后，便停止了，是在等着人再次睡过去吧。在那些个什么都没有的晚上，某一段躯体，独自地裂开，老去。

早上起来，总会发现椅子下有些细碎的粉末，那应该是昨天晚上的，曾经它的一部分。在诞生之初，它的一些躯干便被烤得发红发黑，时间和人一起把它摩擦得油亮油亮的，以为这样，便能永恒了。可它依然在老去，在那些细碎的粉末，那些夜晚的“吱呀”声，那些它体内悄悄发生的变化里。躲过了那么多的阳光风雨，躲过了那么多的人，躲不过的，只是时间。

我想象着它发声背后的一切，想象着走过了那么多的日子，雨把空气湿润了，风再从它开裂的地方把湿润的空气送进去，慢慢地消融原有的竹膜，然后是那些竹节，再慢慢地浸润它的某一条腿，然后是整个的腿，再是它的靠背和坐篾，最后是整张的椅子。太阳出来了，干燥了一切，让原来又红又黑的地方变得更加的水火难侵，让开裂的地方变得再也合不拢了。在某一个白天，这张椅子突然发出了“吱呀”声，太热闹了，人没有听到。或是在某一个晚上，有雨或没雨，它独自在那儿立着，听着人的鼻息，突然发出“吱呀”声，人依旧没有听到。只有它自己听到，把自己也吓了一跳，随即又安静了，像是接受了某种事实后的安宁。它的某个部位开始裂开了，在风雨的浸润下，在自己都诧异的时候，裂开了，先



是一条小缝，然后越来越大，先是一条腿，然后是关节，到最后，不，它等不到最后的，在还没来得及让整个躯体裂开完，什么都听不到的人们，已经为它准备好了柴刀，它没有最后。人，还可以有。当人们热心地取消着许多事物的“最后”时，“最后”只能成为人独有的东西。没有悲悯与宽容，因为最后，其实什么都没了。

在那些独自发声的晚上，慢慢老去的时候，它也该想些什么。那个拔地而出的日子里，自己没有挖了去。那个花香鸟语也香的时候，有些个麻雀在它身上留下了些黑乎乎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日子，一边努力向上，一边狠狠地向更深、更远的地方伸出触手，抓不住天空，就抓住泥土。可它连一把柴刀也挡不过，到最后，什么也抓不住。抓不住，所以只能被人摆布，成为这样精致的椅子，那是躯干第一次被分解重组，不是自己主动的，所以有些不一样的疼。然后慢慢适应新的躯体，适应新的时间，到后来，适应老去。

时间是个锤子，只会把好的敲坏，把坏的敲得更坏。刚开始敲一个缝，然后顺着缝，全部坏掉。坏了椅子，也坏了很多人事。不坏的只有时间自己。

去年冬天，这个冬天并不冷，却也冷。在攀枝花的医院里，爷爷奶奶在家里人的陪同下去做检查，是一个晚上。就是这个晚上，奶奶的风湿好像突然变得非常严重。医生手中拿着一把小锤，轻轻地敲在膝盖和脚踝处，机械地一边敲，一边问疼不疼，奶奶只是摇头。腿看上去不那么粗，但好像很结实，用手指轻轻按一下，像是按在海绵上，一个小凹坑，又缓缓地凸回原处。我知道，有些坏了。这一切就像椅子，已经开裂，那裂缝便再也合不到一起了，只能任由它蔓延开来，直至唯有人才有的“最后”。那个最初的“吱呀”声，留在了哪个年月里，我不是不知道，我忘了。

没有谁听到过自己体内骨头老去的声，但我想，那跟椅子所发的声音差不多。椅子没有嘴，只能用躯体在半夜发声，但人有。我没听到过时间敲打的声音，却听到过许多老人无奈的声音，一声声地将变老的事实说出来，一声声地把自己还给时间。老人们到了最后，都只剩下一样东西，老。

不知道奶奶是什么时候开始老的，在家的日子，又总是时不常地听她说起自己，说那些老了的事，那些老了的事实，一声声，一语语，没有谁可以阻止，如同没有谁可以挽留一样……我这个人咯，忘性越来越大了。嚯，刚刚还记得。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你看嘛。要得，你也是啊，在外头注意身体。有啥子法嘛。好痛哦。用了好多东西，都不管用。莫切买，买那些干啥子。你们莫这个样子，哪天老了像我一样，那就恼火了。没做啥子，做不动了。哼，我切歇哈儿。你切忙你的欸，让开让开，哪个要你来。哪是你这个样子嘛。……

没有什么是突然的，一切都滑稽地顺理成章，在所有的老人那儿看见了未来，就像他们在孩子面前看到过去。可惜看到的未来都不信，看到的过去却无可奈何。

祖宗们在造“聪明”一词时，不就是跟耳朵和眼睛有关吗？但这“聪明”仅仅是用耳朵和眼睛来验证人的一步步老去吗？我不知道。如果是，那我应该很“聪明”，因为我曾这样见证了很多人和物的老去。

人的慢慢老去，是不是先从温暖的丧失开始的呢？在我没有记忆能力的时候，并不知道曾祖母曾经是否走得更远过。她去的最远的地方，就是村里卖东西的地方，那儿有村里唯一的三家商店，她去的那一次，是正月初一，这个日子，大家都出门，那儿最是热闹。这是我能记忆时，曾祖母唯一的一次出远门。那儿距离她家，不过一里多地。平日里，她只是在自己家里坐着，我去看她，如果不是夏天，她便一直提着烘笼（一种用竹篾包着水坛盖儿的取暖设备），动也不动，坐在椅子上，眯着眼。旁边是两副棺材，曾祖父与她的。她在接近死亡的地方，用活着人用的那些东西，抗拒着生命的严寒。如果太阳大，她会坐到外面晒晒太阳。见到我去，她便醒了，醒着的样子如同睡着了一样，把烘笼递给我，让我烤，我说不冷，曾祖母这个时候特别像曾祖母，她正在慢慢地睡过去。细娃儿是个火炉子，她会自顾自地补这样一句。仿佛这句话就像炉子一样，把自己暖和了一下，又害怕这点暖和突然消失，待说完这话，便又闭了嘴，若是我待了一会儿，只是什么都不做地傻待在那里，曾祖母会连眼睛也闭了，或许这样，那一丝儿炉火在她力所能及之处，便跑不了了。没有什么能暖和一位老去的人。太阳不行，人也一样。一个世界正在枯萎。

温暖的丧失，是不是先从腿开始的呢？村里的老人，多有风湿，如果仅仅如人们所言，是因为湿气大导致的，那这就不成问题，迁离这方土地就行了。老了，其实已经迁移了大半辈子了，还能往哪儿去呢？如果人们彼此都不能互相温暖，又还有谁可以温暖我们？

前年的冬天，奶奶的腿疼得厉害，走路都有些不顺畅，我陪着她去了村卫生所，快到门口了，遇到邻村的一位老人，看着我们，其实只是看着我奶奶，说了句瘸子什么的。我其实是懂的，本来也应该是懂的，那只是老人们之间普通的交流，彼此无恶意的玩笑而已，我却愤愤地回了句你才是瘸子，我的义愤填膺打断了奶奶，她本想说点什么，却也没说了，只是提着烘笼笑笑，笑得风都有些紧了。等我义愤填膺完了，看着老人努力睁大了眼睛，似乎也想说点什么，却瘪瘪嘴，任由两边脸颊向下坠去，我便扶着奶奶进去了。关于瘸子，那只是我的不舒畅罢了。可惜我等了很久才明白，而那么长的日子里，几次与那位老人碰面，他都独自走开，一脸的不好意思，村里的老人，那些不好意思都是孩子般的天真，



挂在脸上，跟挂在心里一样，深深地刺痛我，让我的义愤填膺变得那么的脆弱与可怜，近乎顽皮得有些恶毒。

去年冬天，奶奶到大伯那儿去过冬，更偏南的地方也似乎更接近太阳，虽然都在同一个球体上。我所能接触的老人，更多的是活在时间里的，至于空间，都是孙子们的。那天太阳很好，奶奶在小区的广场晒太阳，我买了东西去找她，她正在跟另外一位老人聊天，那位老人的口音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见着我过去了，跟我说了很多话。很多，是因为她说的语速很快，时间不短，可惜我一句也没听懂，只是一直对着她笑，但奶奶听懂了，一边跟她说笑着，是的，我孙儿，读书，在乐山，大学生了，还有个孙女儿，到这边来耍，儿子喊我们过来的。奶奶听懂了，我只能笑一笑，对着所有的懂与不懂，羡慕与瞧不上，庄重与低下，悲悯与宽容，是与非，只剩下笑了。幸好那天还有个好太阳。

他们还可以互相温暖，甚至再把温暖传递给我们，但那些义愤填膺的事、那些不懂，却直愣愣地割开了许多的裂缝。老人们有着自己的世界，很大，也与我不远，只有一双腿的距离，我曾是那么想靠过去，但那双腿却越走越远，我以为我年轻，便能赶上，我以为。老人都老了，每一位老人的老去，都将带走一个世界。其实，每一个人的离开，都是一个世界的破灭。

隔壁可以有多远呢？一面墙，或是几块地，或者是几十年，抑或是一个世界？家的隔壁，有一位老人，瘸腿的老人。据很多人说，她的腿是因为给村里修学校，被塌下来的泥墙砸断了的。在我的记忆里，学校的墙没有塌过，在我之前或之后的很多从那个学堂出来的人记忆里，也没有塌过。这样的事，对于我们，只能是听说，也因为听说，所以其实没有记忆。但老人的腿确实瘸了，就像现在的墙一样，看得见。我不清楚当以怎样的标准来评判幸与不幸，对于她，也是一样。世界的荒芜，或许才是本色。我的只有听说，所以只保留了出于对一位老人的年龄的尊重，而这样的尊重终究是有些轻的。记得曾经还是邻居的时候，经历过她家的两次丧宴，一次是她儿媳的，一次是她丈夫的，究竟谁先谁后，我也忘了。儿媳生前与她的关系并不好，是那种正儿八经的传统婆媳矛盾，吵架是常事。后来儿媳过世，听她说起的，是她亲手为儿媳换了寿衣和发饰，别人都不敢靠近，言谈之间，颇有几分自豪，这是当然的。一世婆媳，吵吵闹闹，这日子也不至于过分安静，人终究是难以抗拒热闹的。我很难想象她瘸着腿、驼着背给儿媳梳最后一次头的样子，我却可以想象，她一定是一边梳头，一边与儿媳言语，两个世界，家长里短，来世期盼，假的其实也是真的。至于她的丈夫，倒不曾听她说起过，更有可能的是，我其实早忘了。现在回家，依旧能看到她，我的邻居，拄着拐杖，背有些驼，走得很慢，她的样子，永远是村庄的样子，是村庄永远的样子。

我“聪明”地见证很多人的老去，到最后老去的，是不是语言？或者，其实那并不是老去，倒有些像返童，却也只是像。看着很多老人就这样老了，到最后，他们能记住的，只是一些后辈的名字，或许也对不上本人。视力的老去，紧接着便是语言了。曾祖母还在的时候，我去看她，她始终是睡着的样子，若是没有发现我，她便一直端坐在椅子上，嘴里发出一些咕噜声，即便平日里说话，更多的时候也是含混不清的。回家再见到邻居，大声地呼唤，她也才能听到，而她能做的回应，也只是不断地重复简单的话：这娃儿真乖。我的逐渐年壮，与老人们老去的距离，永远是一条地平线。饱含生命力的呼唤，却始终穿不透时间的墙，那是几十年的距离，中间隔着那么大的世界。老人含混地告诉整个世界，我在老去。可惜，到最后连语言都还给了时间。每一次听到呼唤，我尽力地回答，我搜刮着所有的词汇，总逃不出“嗯”。明明还那么年轻，明明有那么多的事可以说，到头来，只有一个字，聆听着含混的叮嘱与告诫，用一个字做一个永恒的回答，一个永恒的告别。

喜欢日晒雨淋这个词，并不是因为喜欢日晒雨淋。日和雨摧毁了所有。记忆自从有了日和雨，仿佛才更能证明那些过往真实地存在过。乐山的雨大多在晚上，乐山的太阳也只能在白天。时间里的雨和日，却没那么大的区别，更没那么多的温情。太阳未必能将记忆的雨蒸发了，倒是很乐意地配合着摧毁所有的所有，它们跟时间一样，都是锤子。这些年的雨，跟那些年是一个下法，都是从太阳在的空间，落到了我所在的空间里。我还只是孙子，所能有的，只是空间。

有没有那么一滴雨，在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又落回了原来的位置，把自己也打湿了？



百年无废纸

东北师范大学/刘娜

没有什么比纸更稀松平常也更弥足珍贵，轻薄、厚重，这样格格不入的词却也贴切。

“纸”，用赵体行楷来写，缱绻着毛边，斑驳着古意，落款处覆上枚意兴阑珊的章。在今天，这样的纸，怕是传奇佳话里才有的情节。速食年代里的纸与书，在高高的书架上骄傲着、蒙尘着、孤独着。那时候，铺宣纸、执狼毫、点朱砂的心思业已隐匿。那时候，长跪读素书的风日洒然也已荒芜。电子文字的迅捷与便利带给这个时代丰厚回报的同时，也剥夺了我们最原始、最朴素的慰藉。那时候的文人对纸的依赖、对书的贪念，就像是中了鸦片的毒。怎么可以这样深刻。后来，顿悟。原来喜欢都是与生俱来的，它早已在血液里蠢蠢欲动。纸上的心思、书里的春秋，即便古拙陈旧，也是无法替代的欢喜。或许我，只有在纸质的书面前才得从容、内省。

长春的冬，是最宜读书的时节。大雪夜，自拥炉火煎茶来，炉火正旺，茶水正沸，意兴正浓，趁着雪光，捧着书来潦草地读。若琛杯太小，孟臣壶太贵重，武夷山又远在千里之外，我的茶香只在书上缱绻。曾在图书馆的五楼找到本《脂砚斋重评红楼梦》，书的后面还贴有借书卡。1982年，是第一个人。我忽然想起宫崎骏的电影《侧耳倾听》，天泽圣司。自然不是这个名字。那些时光里的名字，和此时的我翻阅着同一页，有温度在心上，该是多么动人的存在。多年后的一张电子卡却将这细腻的存在生硬地割裂。1998年，是最后一个人。还是喜欢借书卡，喜欢那上面不同的字迹，每一个都那么像不同的自己，有光阴的味道，书该有的味道。从故纸堆里走出来，带着那套书。那张泛黄的借记卡大概已成废纸，它是时代进步骄傲的注脚，还是情怀老去颓唐的掩饰？美其名曰的便捷到底省略了我